

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 新定位

沈永东, 毕荟蓉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关键词:行业协会商会;共同富裕;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1-0093-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1.010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着力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先行示范,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的总体要求,行政

收稿日期:2021-10-12

基金项目: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共治机制研究”(LR20G030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治理创新研究”(72022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资助影响社会组织发展:模型、机制及其实践路径”(7170415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研究”(21JZD019)

作者简介:沈永东,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主要从事社会组织与共同富裕研究;毕荟蓉(通讯作者),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

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格局中^[1]。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行业协会商会是连接政府、企业与社会的中间层,构成了政企社三边关系的有机联系。作为我国得到优先发展、迄今为止发展得最为充分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社会自治形式协调社会不同群体利益、降低社会冲突、提升行业自律、促进社会创富,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将大有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迅速,在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企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行业协会商会在疫情防控不同阶段发挥了服务会员、协助政府和支持社会的多元化作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力量^[3]。特别是2020年底,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基本完成了最初设定的脱钩改革目标任务,逐步探索自主发展。^①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内部治理更加规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影响力与诚信自律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会员服务开始回归本位、创新与提升会员服务、政会和会企关系得到有效改善。^②脱钩改革任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告别一个政社不分的旧时代,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则意味着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将迈入一个政社共治的新阶段。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下,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如何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与功能参与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本文在回顾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发挥应遵循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三种运行逻辑的文献基础上,结合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中的发展性与共享性等特征^[4],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上述三种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探讨行业协会商会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新定位与新功能。

二、文献述评:行业协会商会的运行逻辑与功能定位

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不仅受宏观制度如国家体制、政策制度等的影响^[5],还与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Schmitter 和 Streeck 最早提出欧洲工业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治理能力受“影响逻辑”和“会员逻辑”影响,其中“影响逻辑”是指通过向政府提供激励和施加影响进而获取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资源;“会员逻辑”则是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向会员提供激励以便从会员汲取资源来保障生存和发展^[6]。近年来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实践和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商会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两种新的趋势:一是“影响逻辑”驱动的行业协会商会势微,更多行业协会商会思考如何依靠市场力量更好地回应会员企业利益,从而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二是除了“影响逻辑”与“会员逻辑”以外,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呈现出“公共逻辑”,即行业协会商会追求社会公益、参与社会治理,如提供社会服务、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应对公共危机^{[3][7]}等。

已有研究表明,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是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发挥的三大重要逻辑,且不同逻辑主导下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定位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

第一,影响逻辑主导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着“私益政府”的作用与功能。基于“影响逻辑”的行业协会商会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与政府部门接触,向其提供足够的激励,使行业协会商会能准入政府部门并对之施加充分的影响,并从这种交换关系中汲取充分的资源,如政府的认可、让步和资助等^[6]。

^①2020年12月底,我国共有728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和67491家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按照“五分离、五规范”的要求基本完成了脱钩改革,完成率分别为92%和96%。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李纪恒部长等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2021年2月24日, <http://www.mca.gov.cn/article/xw/mtbd/202102/20210200032145.shtml>。

^②资料来源于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委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开展的总体评估与系统研究报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总体评估报告》。

在法团主义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模式下的行业协会商会主要遵循“影响逻辑”。在这些国家中,行业协会商会依法经政府批准组建,实行会员义务制,行业协会商会的经费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提供,承担政府授权的公共职能,如职业培训、参与市场监管、商业调解与仲裁、深度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等^[8-9],从而降低政府成本并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10]。

第二,会员逻辑主导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着“利益代表”的作用与功能。“会员逻辑”是指行业协会商会主要通过自组织方式并采取行动,通过向其会员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便从其会员中汲取足够的资源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6]。在多元主义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下的行业协会商会主要遵循“会员逻辑”。在这些国家中,按照宪法规定的自由结社原则,行业协会商会自由运作、自由竞争;会员自愿入会、自愿缴纳会费;不承担政府任何职能^{[8]35}。基于会员逻辑的行业协会商会通常会员数量少、内部同质、结构简单、对会员的直接要求高度敏感,能够尽可能表达各种各样的会员需求,主要从事利益代表活动,如政策倡导^[6]。已有研究表明,小企业往往依靠行业协会商会来代表其利益,在行业协会商会的倡议下采取集体行动,从而获得政治影响力^[11-12];专业协会为加强会员的保留和招募,会尽可能为其成员提供各种福利^[13]。

第三,公共逻辑主导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着“公共价值”的作用与功能。协会商会“公共逻辑”,即以社会公益为目标,支持公共事业发展与增进社会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逻辑”与“会员逻辑”。行业协会商会“公共逻辑”之所以得以产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行业协会商会为了更好地满足政府要求,主动参与公共治理。例如,在疫情防控中,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提供抗疫物资和组建志愿队伍、开展社会公益项目等,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参与社会治理^[3]。其次,行业协会商会为了满足会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区的需要,开始为会员企业之外的群体提供社会福利^[14]。最后,行业协会商会为了获取社会和市场的合法性和认同度,也逐步将社会福利逻辑纳入组织战略中,提供满足当地社会需求的产品或服务^[15]。

表1 行业协会商会的运行逻辑与功能定位

运行逻辑	功能定位
影响逻辑	“私益政府” 政策参与
会员逻辑	“利益代表” 服务会员 政策倡导
公共逻辑	“公共价值” 服务社会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上述研究在分析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时大都聚焦于“影响逻辑”“会员逻辑”“公共逻辑”中的某个单一运行逻辑,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行业协会商会只提供通过许可或监管获得的权威产品,而不“关注”其他事务,那么会更加表现出“二政府”的角色;如果一个行业协会商会只关心如何有效地向其会员提供选择性商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商业公司^[6];如果行业协会商会只关注公共逻辑,就会失去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互益性组织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有学者就提出,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发挥是“影响逻辑”与“会员逻辑”这两种竞争性逻辑互相妥协的结果。会员逻辑主导的行业协会商会处于“金字塔底部”,数量多,主要协调那些更具体、更专业、范围更小的特殊利益;影响逻辑主导的行业协会商会能够将所有特殊利益转变为更加普遍的利益,将较低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合并到一个整体的关联中,处于“金字塔顶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在“影响逻辑”和“会

员逻辑”交互影响下发生了动态演进和变迁。基于“影响逻辑”的法团主义国家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私益政府”协调会员利益及控制会员行动的能力不断削弱^[16],进而向多元主义的“利益代表”角色转变^[17];基于“会员逻辑”的行业协会商会变得更具企业家精神,从原先的“利益中介”转向“利益企业”。新近研究进一步表明,超越“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的“公共逻辑”也在影响着行业协会商会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发挥。

然而,既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在常态化治理中“影响逻辑”“会员逻辑”与“公共逻辑”之间究竟是如何互动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发挥?三种运行逻辑是此消彼长、互相妥协,还是走向融合发展?特别是在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影响逻辑”“会员逻辑”与“公共逻辑”又是如何重塑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功能定位?

三、行业协会商会在影响逻辑、会员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程。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必须重新梳理其运行逻辑、确定其功能定位。共同富裕具有发展性(社会总体财富增加与人民收入增长)与共享性(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理论内涵也要求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影响逻辑”“会员逻辑”“公共逻辑”相互融合,三者缺一不可。为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行业协会商会要以“会员逻辑”为核心,服务好会员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也要以“影响逻辑”为支撑,协助政府履行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社会治理的公共职能;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人人共享发展成果,行业协会商会要以“公共逻辑”为价值导向,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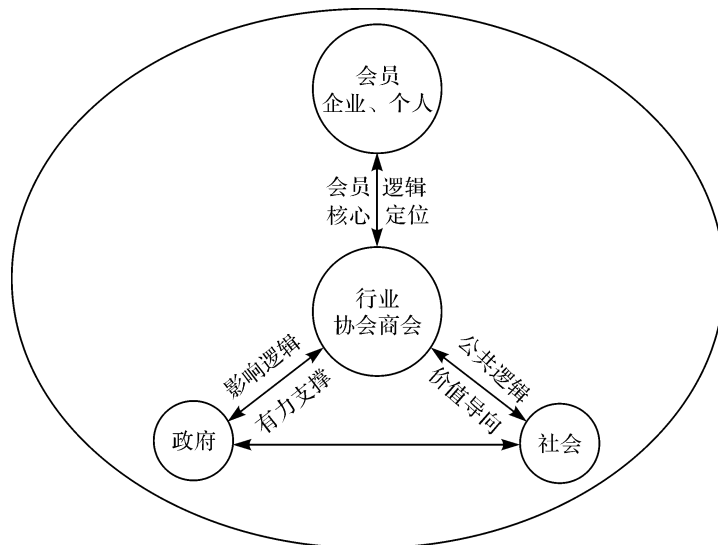


图1 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三种逻辑融合与功能定位

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以“会员逻辑”为核心,回归服务会员的基本职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服务会员,提升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与能力,从而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显著优势。作为经济组织的再组织,行业协会商会通过自组织的形式为会员提供服务,协调与政府、企业间的关系等,从而增进行业共同利益。如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促进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进行政策倡导等。相对企业而言,行业协会商会有助于协调企业的集体行动,降低集体行动成本,更好地克服市场

机制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提供行业准公共品^[18]。

行业协会商会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获得政府的背书或支持,提高行业协会商会的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协助政府规范行业管理和发展。受“影响逻辑”驱动的行业协会商会强调与政府接触并对之施加充分的影响,承担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准公共职能,如参与市场监管、开展安全生产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后并不意味着切断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是要做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纽带,如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开展行业统计,促进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等。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在政府授权或委托的情况下,发挥行业管理职能,弥补只依靠“会员逻辑”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对政府而言,行业协会商会更贴近市场,更了解行业、企业和市场信息,弥补政府失灵。

行业协会商会以“公共逻辑”为价值导向,强化服务社会的公共职能。受“公共逻辑”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强调关注社会公共利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已有研究认为在实践中,行业协会商会已经强烈认识到它们的社会角色,以及它们提供社会回报和财务回报的必要性^[19]。尤其在推动共同富裕阶段,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更强调行业协会商会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关注到除会员和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的需求,通过为其他社会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或参与第三次分配缩小差距,增进社会福祉。

四、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案例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被列为全国第一个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努力建成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共建共享品质生活,社会和睦团结向上的省域范例。同时,浙江也是民营经济大省,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催生了一大批行业协会商会。截至2021年11月,浙江省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1464家、商会232家。^①这些行业协会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与政府购买服务、开展行业管理与社会治理、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8]。

为更好了解行业协会商会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功能发挥,本文在开展实证调研基础上,选取了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与浙江省福建商会两个案例加以剖析,以探索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两种方式,实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推动共同富裕的有效实践。

(一) 以组织联盟促进三种逻辑融合助力共同富裕

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成立于2021年4月,是浙江网信领域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自愿结成的全省性、联合性社会团体。联合会共有会员单位90家,其中省市县级网络社会组织共68家,重点互联网企业22家,涵盖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网络文化、网络经济、网络公益等多个方面,覆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主要领域。联合会以组织联盟的形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推动共同富裕有效实践。

首先,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会员逻辑”为核心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合会通过提供信息、培训、创新、交流等服务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和知识产权联盟等,提升会员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如组织开展行业研讨会,其所属成员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联合相关会员企业举办《“信息制造,安全同行”专题研讨会》活动,通过经验分享和研讨交流,增强浙江软件企业的信息沟通、技能培

^①在浙江省民政厅官网通过浙江省社会组织查询系统搜索“协会”“商会”关键词,获取浙江省登记在册的行业协会商会数量。

训,提升浙江软件企业在全国软件行业市场竞争力;邀请各类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扩大电机产业大脑的影响,提升电机企业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次,联合会还以“影响逻辑”为重要支撑,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自律,确保网络安全建设。与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等105家单位以及相关企业共同发起《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应用自律公约》,要求会员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这有助于协助政府落实相关管理政策;还强调要防范算法应用安全风险、信息内容安全风险以及算法数据安全风险,协助政府履行网络安全治理、防范网络治理风险等公共职能,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营造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秩序,更好地服务会员。

最后,联合会在其成立之初就坚持“公共逻辑”的价值导向,把网络公益作为联合会的重点任务之一,引导联合会及其会员成员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联合会吸纳了浙江省云上公益服务中心、温州市网络公益联合会等社会公益组织作为会员单位,这些公益组织在促进公益信息资源的集聚对接、弘扬网络正能量发挥着积极作用。如其成员单位台州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自2017年运行以来,已开展网络理事长沙龙、好网民论坛等公益讲座等活动20余次;入驻了网络公益联盟、天台爱心团队等28个社会公益组织;为县内200多名青少年网络沉迷患者成功矫正;同时,还组织优秀网络理事长和好网民代表开展网络文化进学校、农村(社区)、企业、机关的“四进”活动,让更多群众在共同富裕进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

(二) 以数字化改革促进三种逻辑融合推动共同富裕

成立于2019年的浙江省福建商会由在浙闽商依法自愿发起组成的社会组织,现有企业会员和团体会员达400多家,会员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医疗健康、进出口贸易、机械制造等20余个行业。为更好地服务会员企业和社会、赋能政府服务管理,浙江省福建商会所属团体会员单位嘉兴市福建商会通过数字赋能,探索开发一套数字化赋能的多跨场景系统,助力共同富裕建设。

首先,浙江省福建商会以服务会员为核心,通过赋能会员企业创新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会员逻辑”。一方面,商会利用数字技术为会员企业创新销售渠道、整合资源。商会以“商洽洽”商会码建设为突破口,通过联动线上线下为商会会员的“好产品”打造移动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快速引流,打造线上拓展本地、异地乃至全国的商协会联盟;另一方面,在“商洽洽”商会码平台上跨场景应用中,针对商会及会员企业的实际需求,设置了“金融超市”、“会务会展”、“政策资讯”等模块,为会员提供“电子名片+商盟小店+企业小程序”等多种服务。截至2021年6月,嘉兴市福建商会500多名会员已在“商洽洽”平台上创建电子名片,开通会员线上店铺280余家,搭建企业小程序20余个。其中嘉兴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借助“商会码”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好物推荐等数字营销功能,累计为企业带来近200万的公众号粉丝以及近3亿元的线上销售收入。^①

其次,商会在开发“商会码”之初,不仅定位于服务商会和会员的资源优化配置,还强调要服务地方党委与政府建设,体现了“影响逻辑”。通过解决地方工商联的日常服务管理痛点、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使得工商联与商会之间连接更紧密、协同更高效。具体来看,地方工商联可以通过数字驾驶舱展示各商协会的会员分布、构成情况和新增会员发展情况;通过数字互联管理,将工商联政策公告、服务管理、政策咨询等内容一键置顶同步推送给商协会;通过权限调配,省市县各级工商联实现对下属商协会的分层服务管理和层层联动^[21]。

最后,商会还坚持以“公共逻辑”为价值导向,在以服务会员为主的商会码数字平台中新增了乡村振兴、爱心公益、关爱助学等模块,助力共同富裕。通过搭建“学习教育和典型宣传”、“志愿服务”等可视化平台,评选、宣传会员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优秀案例,培育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和慈善主体,引导和

^①数据来源于温州市工商联的内部报告《温州市工商联所属商会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2021年6月30日。

鼓励入驻会员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综上所述,这两家行业协会商会在坚持服务会员的核心定位和协助政府规范行业发展的基础上,将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也融入行业协会商会的重点任务中。其中,浙江省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将与行业发展相关的公益组织发展为会员单位,倡导、引领公益组织开展与行业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益活动,更好地融合会员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利益诉求;浙江省福建商会则抓住数字化契机,积极开发了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数字赋能会员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效率、培育会员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文化氛围等,更好地赋能会员、政府与社会,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上述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对于全国具有重要意义,浙江行业协会商会在推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比较优势与创新经验为全国其他省市提供了优势经验辐射的可能性。

五、结论与讨论

文章在评述单一逻辑主导下行业协会商会存在功能不足后,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以“会员逻辑”为核心,通过服务会员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影响逻辑”为支撑,助推政府治理效能,支持公共部门高水平社会治理;以“公共逻辑”为价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于浙江省案例的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三大逻辑融合推动共同富裕,这对于全国各省市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先行先试经验。

文章进一步探索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不同运行逻辑融合驱动下的时代变迁特征(见表2):“会员逻辑”由弱到强、“影响逻辑”由强到弱、“公共逻辑”由弱到强,这反映了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逐步构建了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与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在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以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主要受“影响逻辑”主导,“会员逻辑”与“公共逻辑”都非常弱。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批行政性的行业协会,它们主要由原行业主管部门改制而来,高度依赖行政资源,履行着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行政职能,具有“私益政府”的属性,这一时期政府对行业协会的定位以行业治理为主,呈现出行政化色彩浓、自主性不足、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特征。

在2015—2020年脱钩改革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逻辑”有所削弱,“会员逻辑”不断增强,“公共逻辑”的影响仍然较弱。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职能数量逐步减少,且行政机关授权委托行业协会商会的事项逐步减少,逐渐剥离原有的行政职能。2015—2019年,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职能数量从330项减少到264项,减少20%;行政机关委托授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事项从660项减少到446项,降幅达32%。^①另一方面,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的会员数量不断增加、服务会员的能力不断增强。2015—2019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个人会员数量增加了80余万个;企业会员增加了30余万家,增幅达42.6%。^②行业协会商会逐步回归服务会员的本位,积极开展各项服务会员的活动,改善会员服务,凝聚会员力量。

自2021年以来,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探索了以会员逻辑为核心,辅之以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一体两翼”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进而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

^①数据来源于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委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开展的总体评估与系统研究报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总体评估报告》。

^②数据来源于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委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和浙江工商大学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开展的总体评估与系统研究报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总体评估报告》。

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行业协会商会要坚持以会员逻辑为核心基础,通过服务会员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促进所属行业产业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第三次分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

表2 不同时期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三大运行逻辑变迁

阶段	脱钩改革前 (20世纪80年代至2011年)	脱钩改革阶段 (2012—2020年)	共同富裕阶段 (2021年及以后)
影响逻辑	强	中	中
会员逻辑	弱	中	强
公共逻辑	弱	弱	强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逻辑”在型塑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功能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必将超越西方国家行业协会商会关于“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的理论与实践。对此,党委政府、行业协会商会、会员企业等多方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发挥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首先,党委政府需要出台相应政策与法规激发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公共价值的功能。2021年,民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鼓励行业协会在养老服务,尤其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基于此,未来党委政府可进一步倡导行业协会商会在医疗卫生、教育、旅游文化等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如浙江省民政厅出台了《关于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引导激励行业协会商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互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浙江省文明办、浙江省民政厅印发的《浙江省志愿者激励办法(试行)》鼓励行业协会就扶贫济困、应急救援、人道关爱、医疗卫生、扶残助残、大型赛事等领域开展专项星级评价。

其次,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商会领导人需要在共同富裕国家战略下针对不同场域优化组合三种运行逻辑,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功能的最大化效益。如异地商会领导人可充分利用原籍行政区域与属地两地的区域优势,加强地区间经贸交流、信息交互、资源互通,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发挥高效的协调、桥梁作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协会可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也帮助企业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最后,会员企业则要充分抓住行业协会商会在共同富裕战略中以公共逻辑为价值的功能转型,在获得更好会员服务的同时贡献好更大的企业社会责任。如行业协会商会可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资金、技术、人才、项目、信息、产业等资源要素,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如开展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乡村振兴等。

参考文献:

- [1]刘涛.共同富裕治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J].治理研究,2021(6):22-32.
- [2]史晋川.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414-438.
- [3]郁建兴,吴昊岱,沈永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反思行业协会商会作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多重视角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6):32-38.
- [4]陈丽君,郁建兴,徐徐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4):5-16.
- [5]BELL,S.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The Role of Australian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Public Policy[J]. Comparative Politics,1995,28(1):25-53.
- [6]SCHMITTER P C,STREECK W.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Studying the Associative Action of Busi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J]. MPIFG Discussion Paper,1999.
- [7]沈永东,应新安.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J].治理研究,2020(1):16-23.
- [8]浦文昌.中国商会立法研究及中外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5-47.

- [9] MARTINEZ M G, VERBRUGGEN P, FEARNE A. Risk-Based Approaches to Food Safety Regulation: What Role for Co-Regulation? [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3, 16(9): 1101-1121.
- [10] STREECK W, SCHMITTER P C. Community, Market State and Association;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5, 1(2): 119-138.
- [11] EISING R. The access of Business Interests to EU Institutions: Towards e'lite Pluralism? [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7, 14(3): 384-403.
- [12] CHENG C C J, YANG C, SHEU C. The Link Between Eco-Innov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 Taiwanese Industry Contex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 64: 81-90.
- [13] KI E, WANG Y. Membership Benefits Matter;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mbers'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J].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2016, 27(2): 199-217.
- [14] NOEL N M, LUCKETT M. The Benefits,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Value of Small Business Membership in a Chamber of Commer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2014, 19(1): 27-39.
- [15] PACHE A C, SANTOS F. Inside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Selective Coupling as a Response to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4): 972-1001.
- [16] COLEMAN W D. *Glob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ssociational Governanc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209-222.
- [17] STREECK W, VISSER J. Organized Business Fac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M]. In W Streeck, J Grote, V Schneider, J Visser (Eds.), *Governing Interests: Business Associations Facing Inter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45.
- [18] 郁建兴.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 [J]. *行政论坛*, 2018(6): 11-18.
- [19] CHEVIN D. *Social Hearted, Commercially Minded: A Report on Tomorrow's Housing Associations* [R]. London: The Smith Institute. 2013.
- [20] 浙江在线. 天台“和合之家”网络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DB/OL]. (2020-11-23) [2021-12-10]. http://st.zjol.com.cn/zt15497/ztgj15500/202011/t20201123_21714799.shtml.
- [21] 浙江省福建商会. 我会《数字赋能推进商会规范化建设》案例被评为省工商联服务“两个健康”最佳实践案例. [DB/OL]. (2021-11-19) [2021-12-10]. <https://mp.weixin.qq.com/s/6HAS8fYBw1K4XRfRfJqrA>.

The New Orientation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HEN Yongdong, BI Huiro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stage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everyone, business associations need to reposition their func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at the functions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are affected by influence logic, membership logic, or public logic in different scenarios. However, few literatures discuss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the above three different logic on the functions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driven by the integration of membership logic, influence logic and public logic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business association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ember logic, influence logic and public logic through organizational alliance and digital reform. Firstly, business associations adhere to the core of membership logic, stimulate the vitality and ability of various member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ly, business associations take public logic as the value-oriented, pursue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Finally, with the logic of influence as a strong support, business association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substantive progr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s conducive to forming a social patter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business associations; common prosperity; membership logic; influence logic; public logic



(责任编辑 孙 豪)